

写意精神深植于儒释道融会贯通的中国哲学体系,凝练、构筑了中华艺术的精神范式,既彰显了中国人“立象以尽意”的审美追求,又为新时代中华美学精神的正本溯源与时代新构筑牢根基、凝聚力量。

写意画是中国写意精神尤为本源、集中、典型的艺术形式,其历史源远流长,融诗、书、画、印于一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历代传世写意作品灿若繁星,既珍藏于国内各大艺术机构,又远播海外,为东西方艺术交流贡献独特审美与智慧。写意精神代代相传,不仅成就了中国绘画的至高审美境界,更涵养了书法、戏曲、诗词、建筑等诸多艺术门类,在世界美学体系中自成一格。

近代以来,受多元文化冲击与时代变迁影响,写意艺术生态受损,写意画渐趋式微。如何重振写意精神、疏解发展症结,成为美术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亟待解答的时代课题。

近年来,不少创研机构以写意画为载体,梳理其现实困境与价值逻辑,探寻振兴路径,以期实现“精神本体—艺术实践”双向互证,补足学术短板,为中国本土美术理论体系建构提供学理思路。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例,2021年,该院写意画院成立,系国内首家专注写意理论研究、写意艺术创作及写意文化体系建构的国家级学术机构,不仅集聚名家开展教学研修,培育专业人才,还参与举办“畅神——中国写意画作品展”“丹青诗颂——中国艺术研究院写意绘画作品巡展”等展览,推动写意精神传播;2025年,《写意画研究》创刊,作为国内首家专门聚焦写意艺术的学术辑刊,在赓续写意传统、弘

重振写意精神

徐福山

扬写意精神、构建现代写意艺术体系方面持续用力,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果,发现并培养了一些新生力量,为振兴写意精神注入蓬勃活力。

写意画的传承发展仍面临多重现实困境。首先是写意精神的核心理念难以得到真正的践行。写意精神的核心理念根植于“意”“神”“道”三维体系,倡导以意驭形、以形写神、借象悟道,内在逻辑表现为立意在先、传神为要、合道为旨。近代以来,写意精神之“意”与“道”两大内核,在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也很难进入展览评审机制、被大众准确理解,从而在创作中逐渐被异化、消解。“意”常被曲解为“随意”“粗放”,或沦为形式技巧堆砌;“道”所承载的哲学意蕴与人文情怀,在功利化创作取向中被抽空。

其次是创作实践不力。一些创作者或机械模仿传统,使作品沦为“复制品”;或空谈创新,盲目嫁接西方形式;或跟风迎合市场,陷入功利化、形式化误区。还有一些创作者忽视笔墨锤炼,笔墨“载道”功能失灵;创作路径固化,脱离生活或依赖工具,作品缺乏灵气。此外,西方思潮冲击与现行评价失范,误导创作方向,弱化写意精神价值,使当代写意艺术发展难以突破瓶颈。

再者是理论研究欠缺。近些年有关写

意精神的研究虽有积淀,却存在明显短板:本体研究滞后,此前学界未能构建起系统理论框架。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维度,缺乏系统性专著支撑;重理论、轻实践,对现实困境关注不足,研究与实践脱节;研究方法单一,以文献、作品分析为主,缺乏跨学科视角与实证调研,导致研究成果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难以满足时代需求。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我认为,可从建构中国写意精神本体结构的理论框架着手,从7个维度切入,即坚守“以古为师”的历史观、“以文载道”的哲学观、“以书入画”的笔墨观、“以象为脉”的宇宙观、“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美育人”的教育观、“以真为魂”的价值观。

立足中国写意精神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底蕴,以“以古为师”“以文载道”为关键锚点,筑牢本体基础。“以古为师”并非复古,而是理性坚守文脉,溯源古法、汲取养分,实现古为今用,破解创作脱离传统的困境。“以文载道”旨在将艺术创作与价值传递结合,引导创作者借笔墨表达人文哲思,扭转重形式、轻内涵的倾向,实现审美与精神价值相统一。

强化中国写意精神的技法支撑与系统认知,以“以书入画”“以象为脉”为实践路径,彰显文化特质。“以书入画”凸显书画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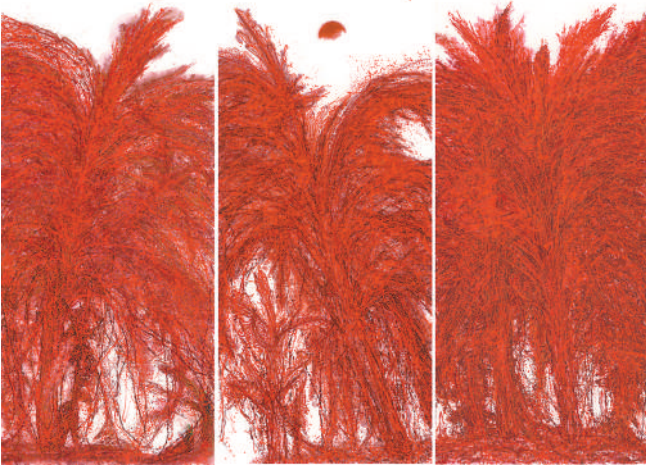
源的本质,将书写性笔墨融入绘画,赋予笔墨独立审美价值,有助于实现笔墨的当代创新。“以象为脉”根植“天人合一”理念,重在抓取物象本质,为创作提供灵感,有利于破解气韵不足的难题。

聚焦中国写意精神的主体价值与社会功能,以“以人为本”“以美育人”为发展导向,绽放时代活力。“以人为本”强调尊重创作者个性与受众需求,引导作品贴近生活,实现艺术与人格全面发展。“以美育人”是将写意艺术作为美育载体,培育大众审美素养与人文品格,为文化强国建设奠定美育基石。

坚守中国写意精神的价值内核,以“以真为魂”为主线,统摄各维度协同发力。“以真为魂”涵盖真性情、真意境、真笔墨,重在引导创作者摒弃功利化、形式化倾向,坚守艺术本心,传递本真之美。其贯穿中国写意精神本体结构,助力校准实践方向,破解价值迷失困境,推动各维度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实现写意精神的当代转化与持续发展。

写意,是中国人民在天地间最自由的精神表达。推动当代中国写意精神振兴与本体建构,是守护中华文脉、重塑传统审美范式的必然选择。诸多理论与实践证明,唯有深植传统文脉,恪守艺术本真、坚持承古出新,方能破除写意画式微困局,使其焕发时代生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与中华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夯实根基。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写意画院院长)



谈艺录

“宾虹积墨我积色,古今东西互折射。”这句诗,可以看作我对中国画创新发展的思考,也蕴含着我的生命态度。

我是个严肃的人,尤其是对待艺术时。我的严肃藏在笔墨的挥写中,藏在色彩的狂欢里,藏在一根又一根看似轻松实则千锤百炼的线条里。我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刘海粟先生,在创作中我始终恪守他所提倡的正大气象;另一位是董欣宾先生,从他艺术的形象和线条中我看到了江南灵韵。在师承基础上,我继续进行笔墨革新,近年来创作了很多大画。这些作品大多没有表现具体形象,因为在我看来形象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载体,我要展现不需要依托具体形象的欢喜,以造化之偶然,绘写人生之从容。

红色,是我步入晚年的艺术创作所呈现出的鲜明色调:一眼望去,满目惊红。年轻时,我也曾画过红,但我现在画的是另一种红——银朱。不同于得自然之灵气的“朱砂”,同为中国传统颜料之一的银朱,因色泽鲜艳持久且制作工艺复杂,曾为建筑彩画、宗教壁画等的主要颜料。第一次使用银朱,我便被它所击中。它就像纯正的火,几乎可以在画面上燃烧起来,驱散人心中的暮气,引爆我最期待的生命境界——灿烂。

从此,我便用银朱积色,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视觉感受。宾虹先生积墨,一层一层地积,成就浑厚华滋,那是墨的道理。我积色,道理相通,却又不同。积墨如水滴石穿,是时间在纸上的沉积。积色如点灯,一笔下去,亮了;再一笔下去,更亮了——要把这亮累积到不再是光,而是光本身在燃烧,这样画才有呼吸。

外人看我画中大片大片的红,以为是一遍涂就的。其实不然,我的颜色是“积”出来的。一遍底色,两遍筋骨,三遍精神……直到那红不再是画上去的,而是从纸里长出来的、从心里烧出来的才罢休。传统中国画技法中有层层薄涂叠加的“积染法”,与笔墨干后统一上色以统调的“罩染法”,我将这些传统用色技法与积墨技法相融,逐层递进、点染增韵,不拘泥于固有程式,只求达到“艳而不俗、厚而不滞”的艺术效果。

积墨积到最后是“黑里透光”,我积色积到最后是“色中见命”。颜色的泼洒、堆积、流淌等,对我来说不是技法,是血脉奔涌的灼热,是生命不可遏制的喷薄。人生自在不仅在远山云外,也在这浓烈色块与酣畅笔势的碰撞之间——积色如积火,烧尽陈规旧范,只留真性情在纸上呼吸吐纳。

有人说我画的红太烈、太满,他们看到了表象,却不知道我积的不是颜色,是火候。就像烧窑,温度不到,出不来那个红;温度过了,又焦了。积色之难,难在每一遍都要带着同样饱满的欢喜,却又不能急躁,不能用力过猛,这比积墨的“笔笔见笔”还要磨人。尤其是红色,最难驾驭,稍一犹豫,便是俗艳;稍一用力,便是霸悍。

积墨有积墨的妙,积色也有积色的理,古今中西在色墨间交汇互射,呈现一种忘我的欢喜。画作中,银朱不再像传统绘画中那样躲在墨线之后,而是成为画面主体。那红色的松柏、赤色的芭蕉,如血涌、如霞染,这是从生命深处喷薄而出的元气本身。

传统中国画讲究“随类赋彩”,色彩依附于物象,服务于形似。在我的艺术实践中,“积色”与之形成对比——让色彩脱离物象束缚,成为情感与哲思的载体。在一层层积染中,色彩不再是平面的色块,而具有了生长性。它记录着每一次叠加的痕迹,每一次情绪的起伏。颜色的交融、冲撞又为画面注入灼热的生命能量。

画至化境,形神皆着我意。我会继续追求中国画之化境。银朱的积色实践,不仅照亮被忽视的色彩传统,更让我走向生命的自由。我希望自己重回先师刘海粟提倡的“云水襟怀”境界——云水和襟怀才是大道,才是真正的人生。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上图为张友宪中国画《蕉魂——激荡时代》。

读画

「羲之爱鹅」图鉴

李柏林



“羲之爱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题材,自《晋书》记载王羲之写经换鹅等轶事起,文人墨客便吟咏不绝,画家更是反复描摹,借白鹅与书圣的相逢,寄寓心境。在众多美术创作中,元代钱选《王羲之观鹅图》与清代任颐《羲之爱鹅图轴》(见上图)知名度较高,二者以截然不同的笔墨意境,照见中国画审美从元人“尚古求逸”到海派“写意传神”的风格变迁。

一只寻常白鹅,何以牵动书圣心绪?历代文人各有阐发。宋人认为王羲之爱鹅与体悟书法有关,郭熙、陆佃皆言鹅颈圆转屈伸,恰似执笔运腕之法,观鹅即参悟书法行气;明清书家延续此论,以鹅群游水之势阐释五指运笔的筋骨。历史学家陈寅恪则另辟新解,从魏晋养生风俗切入,为研究“羲之爱鹅”提供新视角。除此之外,鹅通体素白、悠游池泽的清雅姿态,也更契合魏晋名士远离尘嚣、澄怀自守的精神追求。多重解读叠加,让“羲之爱鹅”不只是一段文人轶事,更成为承载书法、道学、隐逸文化的复合意象,为后世绘画留下广阔表达空间。

钱选所绘的《王羲之观鹅图》,是“羲之爱鹅”题材的经典作品,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整幅画卷取平远构图,不作繁复雕琢,远山以淡墨勾勒轮廓,轻敷石膏、石绿薄彩,营造出一派温润简淡的山水意境。近处竹林掩映水岸凉亭,王羲之一身素衣凭栏静立,目光投向水中两只悠游的白鹅,身后童子垂手侍立。钱选自题“修竹林间爽致多,闲亭坦腹意如何。为书道德遗方士,留得风流一爱鹅”,直接点出“羲之爱鹅”之典故。整幅画作,人物是点缀,山水才是主角。身处宋末元初动荡之际,钱选推崇“古意”,借王羲之爱鹅、栖身林泉的故事,以平缓山水、清雅设色,再观书圣避世归隐的心境,是元人以山水寄情、尚逸避俗审美追求的体现。

时光流转,画家对“羲之爱鹅”的图式表现也不断变化。晚清海派画家任颐绘有多幅“羲之爱鹅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羲之爱鹅图轴》,重塑王羲之爱鹅图景,尽显写意人物鲜活灵动的时代气质。不同于钱选以山水衬人物,任颐舍去溪山亭台繁复布景,大面积留白虚化空间,仅以王羲之、童子和四只鹅串联起完整叙事,以形象的纯粹演绎他甘愿挥毫写经换鹅的典故。此作的笔墨极具海派特色,王羲之的衣纹用顿挫有力的钉头鼠尾描,干湿墨色交错,宽袍大袖飘逸出尘,垂眸望鹅的神态沉静淡然,流露出观鹅悟笔法的文人心事;童子的衣纹线条相对柔和,稚气脸庞天真烂漫。刚柔线条对照,人物性格一目了然。群鹅则用淡墨晕染出蓬松白羽,浅灰皴擦脊背结构,寥寥数笔便画出鹅颈婉转、憨态可掬的鲜活姿态。钱选笔下的羲之观鹅,是山间宁静谧的隐逸沉思;任颐笔下的羲之爱鹅,是充满生活气息的生动瞬间,更多了些烟火气。

从元代尚古山水,到晚清写意人物,同一典故在不同时代呈现全新的视觉表达,正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面对“羲之爱鹅”这一典故,一代代画家借笔墨重新解读古事,将各自的心境、审美注入画面,让流传千年的文史意象不断焕新,于笔墨流转间,赓续魏晋以来澄怀观物、以艺养心的文化风骨。



▲扫描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

在中国美术馆,一场充满青春激情与创新活力的全国性展览——2026全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正在展出。155件不同形态、不同媒介的作品相互映照,以“青春力量”和“艺术创新”为学术主线,从“传统与转译”“跨界与融合”“观念与主题”“语言与材料”四个单元,展现中青年艺术家富有个性化的创作思考,勾勒出新时代充满活力的艺术图景。

艺术创新,本质上是创作者思维的突破、认知的迭代,是跳出固有创作范式、忠于艺术本体表达的积极探索。这份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正是支撑艺术持续向前发展的原生动力。本次展览没有将“创新”理解作为一种固定的风格标签,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开放的、多元的、面向美术整体的大生态——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数字艺术等多种形态,构建了一个由不同艺术类型组成的创新生态。为充分展现当下艺术探索、激发中青年艺术家创新创造活力,展品遴选采用策展人提名、广泛征集、馆藏精选三条路径并行,并建立多层级评审机制,打通了美术馆馆藏系统与当下艺术生态的有机联系。

让青年人唱主角,不只体现在创作层面,也体现在策展上。此次展览由美术馆内与活跃在行业中的22位中青年策展人组成策展团队,以开放的视野齐力策划,既保证展览的学术严谨性,又使展览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这一机制让更多范围内的艺术家在工作室中进行的艺术实践获得被公众观看、被学术讨论的可能,让当代中青年艺术家不断创新的精神,理想追求,在美术馆的展厅中凝聚为充满活力的青春图景。

创新的活力,在作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参展作品可以观察到两种创作新动向。其一,传统艺术资源

►数字影像《天际流》,作者王志鸣。



在当代转译中被持续激活。一些创作者或将传统美学精神融入当代材料语言,或以个体生命体验对接民族文化根魂,构建起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其二,材料意识的自觉和媒介的跨界融合为艺术表达打开新空间。有不少作品突破单一媒介语言,融合其他画种美感。科技的融入则进一步拓展创作边界,赋予艺术更多可能。

展览的四个单元提供了不同的观展体验,有的着力传统转化,有的深入材料语言,有的追问图像观念,有的探索沉浸式体验,多种创作面貌在同一语境下彼此对话,产生观看的新意,吸引众多新的观展人群。一些年轻观众和以往很少来美术馆的公众走进展厅,感受艺术创造力的时代

把无垠的宇宙塞进掌心的泥土

黄山

想知道少年儿童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吗?不妨走进古都大同的雕塑博物馆,那里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一场专属于孩子们的雕塑作品展览。漫步展厅你会看见,8岁以下的孩子,把无垠的宇宙塞进了掌心的泥土里;8至12岁的孩子,把世界的温暖编进了立体的雕塑中;12至18岁的孩子,把青春的心思藏进了细腻的肖像内……

这一场“童真之约”始于2018年。为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委会与大同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青少年雕塑作品展览”,意在以雕塑激发创造、以艺术完善人格、以美育塑造心灵。8年间,展览从一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来自国内各地的孩子们,不断把泥巴、石头、金属和梦想一起带进这些古城,让“青少年雕塑作品展览”成为绽放梦想的舞台。展览以雕塑为载体,守护着这份天马行空的纯真。

雕塑是“立体的诗歌,凝固的音乐”,雕塑训练有助于提高孩子们的空间想象力和对物质材料的把控力。捏一块泥巴、刻一块石头,不只是学一门技艺,还训练着孩子们的观察、认知、想象、动手和情感表达等能力。当他们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把心里那



些说不出的东西变成看得见的形状,艺术的种子便已破土。8岁以下的孩子只管天马行空:蚊子要比大象壮,糖果飞船在云上;8—12岁的孩子开始观察生活:拆快递的妈、马桶上的爸,其乐融融的全家;12—18岁的孩子在雕塑里藏心事:青春痘的小烦恼,梦境中的小困扰。在这个童真构筑的“魔法世界”里,从传统的泥塑、木雕、石雕,到装置作品,



▲油画《红沙坡》,作者张宏伟。

